



橄欖球隊在北醫

陳至真

那天秦公焯向我寫稿要我寫一些橄欖球隊的歷史、現況和未來的展望，及介紹有關橄欖球運動的種種，當時匆匆的應允了，待要寫時才知道下筆不易。在回憶中，幾年來的球場生涯和日常生活，於我和我的許多隊友們，早交錯成一幕幕模糊的光影，在這些已失去界限的記憶中，該抉取那些片段呢？

自民國六十七年成軍，北醫大學部橄欖球的成立至今已有五個年頭了，我們之中有許多人也是五朝元老了。這球隊的歷史，因此也可說是我們球員五年來的歷史，我們喜樂以共、患難以共，這是我們的球隊，我們自己的球隊。

北醫大學部橄欖球隊的前身五專隊，曾拿過連續七年的大專杯冠軍，卻在後來斷了幾年的香火。在林鎮岱老師和橄欖球校友的支持下，以大學部為根基重起爐灶。我們是接續著醫技校友的光榮，一方面也是大學部的首創，也稱得上是承先啓後了。事實上這球隊的啓蒙和日後的茁壯，都是林老師和校友的緣故，沒有他們中的任何一個人，便沒有今天的北醫橄欖球隊。五年來，隊上財務的後盾

、紀律的整備、訓練，都是由他們辛苦督導和支持。來自學校的經費支援幾乎為零。我們是打自己的球隊、打林老師的球隊、打校友的球隊，而因地緣或者其它曖昧不明的原因，我們也打校隊。——也許是命名上的便利吧！

幾年來，球員比賽受了傷，我們自箇花錢醫治，整隊三十人到台南比賽一星期，食宿自箇張羅，校友出錢、做球衣，球員自己買鞋襪。橄欖球不比其它運動，賽來激烈損耗極大，一次正式比賽下來可穿掉二雙球鞋，更何況終年練習不斷、風雨無阻。故而球員或者球隊在心態上，並未積極的向「學校」認同，而是向自己和自己所屬的球隊認同，打的球是自己的。我因之時常揚言，畢業後我們將拿走所有的獎杯，陳列在我們自己的地方——其中有許多沾滿了我隊友們的汗和血，我們用自己社錢赴外比賽，用自己的錢醫治傷創，當然也贏走自己的獎杯。

自然；學校也並不是毫無奉獻的，它出公假單。

這是一個團體，代表你和你的隊友、前輩和教練，此外並不代表什麼。當你比賽時，你實質上並未代表「學校」，這是所有大學社團的悲哀吧？學校不再是一個活生生

的個體，而只代表一個區域性的分布，由一個實質的名詞退縮成一個抽象的概念。

就同所有的新生兒一樣，我們的戰績是逐漸打上來的，一年的推進一點一滴的進步。民國六十八年的大專杯是我們成軍以來第一次比賽，第一場逢淡江，二十四比〇，潰不成軍，隔日對陸官的一戰更是一場至今難忘的惡夢。隔年（六十九年）的大專杯對台大一戰，全場拼鬥以二十比〇敗北，球員卻歡欣雀躍，首次發現拼命竟可只輸給橄欖球名校台大二十分，此後北醫遂將擊敗台大視為強隊的指標，是夢寐以求的希望。而也在這次的大專杯中我們取得成軍以來第一場正式比賽的勝利，勝政大：十四比〇。此後在參加一連串比賽中，中正杯、大會賽、大專杯，戰績有起有伏，總括來說仍繼續在進步，其間遭逢台大四次（包括前述共五次），仍是每戰皆敗北。民國七十一年元月四日的大會賽對成大一戰，為本隊的世紀大事，以七比四的比數，我們終於贏了和台大、陸官同屬三強的成大。打了四年球，第一次把自己放入三強內。更於七十二元月七日大會賽中，和台大於五年來五次交鋒五次皆北後，終於第六度交鋒在台大球場大勝台大「二六：一二」。幾年來心願於是完成。

由弱到強，耗去了我們五個年頭。隨著隊伍的成熟，球隊組成分子的老化成為這球隊的最大危機。缺乏新血輪的加入，使球隊面臨了青黃不接的現象，而所以缺乏新血並不是因球隊的拒絕或揀選，而是因新生拒絕我們。

時常有人問我：「我這麼瘦，可以打嗎？」「我跑不快可以打嗎？」「要花許多時間吧？」「會不會影響功課？」

橄欖球是每個人都可以玩的運動，但不是每人都玩的運動。在體能的要求上，人人皆可勝任，但於精神上卻不是人人皆可克服。這是男性的運動，男人並不一定「必勝」，卻必有最旺盛的求勝心，必然勇於戰鬥。

上了球場，我們的唯一目標就是贏，通過了贏的欲求

，我們積極的展現我們的精神、的素質，平時的操練，甚或血汗，以求超越並壓制對方。在橄欖球場沒有阿Q，贏就是贏、輸就是輸，你的敵人超越你的期望就和你一般迫切。因為同樣是人，你拼命抵抗他的攻擊，試圖突破他的防守，所有這些衝突都是面對面而直接，故而就如你生活上的所有其它挫折一般，打敗仗的痛楚會侵凌你的心。輸了球你能明白的了解閹割的苦痛，他正面向你宣告「你輸我」。這運動中勝利者囊括了一切。除了古羅馬的競技場外，沒有一種運動能如橄欖球般直接的反映成敗。

爲了要贏你自然要吃苦、要花時間。當了五年的大學生，我們隊上的球員很少參加特別的活動，也少有一般大學生享受的娛樂，橄欖球幾乎已佔盡了我們課外的時間和精力。儘管有這些犧牲，但你並不孤單，因為你的犧牲換取了球場上的成就、光彩了你和你的隊友，你的隊友又何嘗不如此？

今日你來，我們扶你走、扶你跑，並不爲了什麼，只爲香火的延續，爲你是我們的一部分，爲你爲我們爭一點光彩，爭一點勝利的喜悅。球場上你的成功便是我們的成功。橄欖球只有一個比數，而一隊上場有十五個人，輸了球只有一句話「北醫輸」，而球隊有你也和我。

這裡創造明星。歷年來有不少人懷著當明星的指望來，在未能有充分時間來了解這運動——一分耕耘、一分收穫——之前，便空著手黯然離去，這是個可悲的笑劇。球場上你拼命不會沒有成就，竭盡所能便是最高的成就，其價值甚至遠超過得分本身。失敗的原因往往只有一個：「不能吃苦」。當渴望掌聲讚美落空時，該想一想超越自己的情性、榨乾自己最後一分力量沒？你沒當成明星是因為有人付出比你更徹底。胡適不是這麼說嗎——「要怎麼收穫，先那麼栽」。故而加入球隊會有什麼影響，應該問自己：「我估量付出多少，想怎麼樣的收穫？」

當年初成軍的時候，全隊是一批對橄欖球完全陌生的生手所組成，面對的不只是繁複而不知所以然的賽球規則



，甚至連教練所指導的一些動作練習，也是在依樣畫葫蘆，不知所為何來的心情下學習。在那種什麼都不甚了了的情況下，學習效率相當不好，但也是無可奈何的；因為，基本上在當時這是一個初萌芽的幼稚球隊，由清一色的幼稚生手所組成，因而同一批人之間並沒在上下數代的提攜輔導，在學習歷程裡多走了許多冤枉路。在那個時代，戰績種種在回憶裡並不值一提，但在練習上的鏗而不捨，可說是真正做到風雨無阻，也是這段病弱歷史中唯一可傲之處。

比起當初筭路藍縷的草創時代，今日加入球隊所得到的指導和照顧豈可同日而語？當初我們加入時並沒有一個現成的球隊來提攜我們，那時只能憑想像來比賽！現在一個新球員若肯上進，只須一、二年時光便可成熟，不像當初由於盲摸索，打到第三年時，觀念尚模糊不清。而今又

值一批老球員即將畢業或交棒，若要加入，目前實在是最適當的時刻。

展望未來，最大的遺憾在於始終無法擊敗陸官，球技體力的差距或許有關，但最大的關鍵仍在於精神上無法克服對陸官的恐懼感。五年來三次交鋒，每次皆大敗，老球員大都對陸官已失去信心和面對面的勇氣，今年的大專杯時若能再逢陸官，希望能人人勉力一戰，雪洗數年來的耻辱。稱霸大專乙組是我們最大的目標，而陸軍官校可以說是目前僅存的障礙。希望諸隊友們和新進們大家共勉。

再二年多一點，我將自北醫畢業，那時拿走的當不只是一紙畢業文憑而已。橄欖球和由它連帶下來的苦樂將永遠在我心中。在大學的幾年之中，不只因我得之於球隊的收穫，更因我的付出，我會永遠惦記支持這和我，和我的許多的隊友們共歷成長悲歡的橄欖球隊。

（本文作者為北醫橄欖球隊隊長）